

神戸市外国語大学 学術情報リポジトリ

On the entering Tone in Shandong dialects and related issues

メタデータ	言語: zho 出版者: 公開日: 2013-03-01 キーワード (Ja): キーワード (En): 作成者: 太田, 斎, Ota, Itsuku メールアドレス: 所属:
URL	https://kobe-cufs.repo.nii.ac.jp/records/1471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ShareAlike 3.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山东方言的入声及相关的问题

太田 斋

1. 北方方言里入声的遗留现象

1.1. 连读调值的变样特殊

众所周知, 包括山东方言在内, 北方的很多方言都被认为早已失去入声。此观点主要根据单字音系有无入声调类。但是, 如果仔细查看这些方言里的复合词的连读变调情况, 我们也能间或找出入声的遗留现象。其类型有两种。一是个别字的特殊连读变调模式, 如北京话里头的“一”、“不”的特殊变调。“不”, 《广韵》虽收四音(流开三平尤非 $pi\check{a}u^{\text{平}}$ 、流开三上有非 $pi\check{a}u^{\text{上}}$ 、流开三去宥非 $pi\check{a}u^{\text{去}}$ 、臻合三入物非 $py\check{a}t^{\text{入}} \sim pi\check{a}t^{\text{入}}$), 这四音如果按照历史演变规律变化的话, 现在应成为 $f\ddot{u}, f\ddot{u}, f\ddot{u}$ 或 $f\ddot{o}u, f\ddot{o}u, f\ddot{o}u$ 等字音, 都不与现代读音 $b\grave{u}$ 正确对应。按, 这里有声调符号的均是汉语拼音。下同。丁声树 1981 指出《切韵指掌图》收“不”字在<十合>图帮母之下与“奔”相配的入声之窠里, 并把中古归属认定为“臻合三入物非”(p.62)。高田 1988 指出敦煌出土藏汉对音资料有把“不”字记作 pu (原文用藏文, 今转写成罗马字)的例子(pp.98-99)。我们应该注意《广韵》所收四音都有否定辞的词义, 并且都读为非母三等韵, 流摄三音四声相配, 臻摄入声字亦可包括在内。也足以把此四音看作本是来自同一个字音, 其余三音均为其轻读而成的变体, 因为“不”字后面常带动词, 且本身不重读, 大概古时就有很不稳定的读法, 时读平声, 时读上声, 时读去声, 也时读入声。也有可能常读轻而促的结果丢失 i 介音, 脱离轻唇化, 韵腹亦脱落, $pi\check{a}u$ 变成 pu , 按照后面声母的情况, 时带同一发音部位的辅音韵尾,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 $pi\check{a}t \sim py\check{a}t$ 了。也可看做与此相反, 先有 $pi\check{a}t \sim py\check{a}t$, 由于轻读而弱化, 时读 $pi\check{a}u$, 时读 $p\grave{a}t \sim p\grave{u}t \sim p\grave{u}a\grave{t}$, 亦时读 pu 如汉藏对音。此韵尾 $-t$ 大概很不稳定, 容易被后面音节声母同化, 时读 $-k$, 时读 $-p$, 也时读无韵尾。看普通话里“不”字的特殊变调, 这无非是古入声连读变调的痕迹, 我们可以认为“不”字的现代读音来自入声, 但不能马上判断是直接来自《广韵》所收四音当中的“臻合三入物非”。虽然这本身也许是舒声促化的后起入声, 其他三音亦都十分有资格作为现代“不”字读音的来源。就是说此三音也会失去 i 介音, 促化产生辅音韵尾, 成为 $p\grave{a}t \sim p\grave{u}t \sim p\grave{u}a\grave{t}$ 。看来, 《广韵》所收四音当中, 平声字的“不”是小韵首字(尤韵甫鸠切), 似乎有代表地位。因此我们也暂且把“不”字现代读音的来源推为平声字音, 后来由于特殊音变(即“舒声促变”)而成立的后起入声字, 相当于中古“臻合一入没帮”地位。《广韵》没韵不收相当的小韵, 《韵镜》相当

位置亦无字。“七”、“八”曾经也有过类似“一”、“不”的特殊变调，后面音节读去声时都变为阳平，但到了现在，由于语言规范化全都被取消，普通话教育里已经排斥这种并不反映字义差别的变读，不管后面音节声调调类如何统统读为阴平了。曹延杰 1991 提及德州方言里“一、七、八、不、铁”的特殊变调(pp.64-65)。蔡权 1990 亦介绍山西吉县方言“一、不、吃”的特殊变调(p.10)。宁津、吉县二方言单字音系都没有入声调。这大概是在最常用的入声字不走其他入声字走的历史演变道路，至今仍保持入声原有的很不稳定的连读变调情况。

常用度稍微差的入声字再走进一步完全消失的路子，留下个别复合词里的特殊变调而已。譬如普通话“骨”字只在“骨头 gútou”一词里读阳平之外，一般都读上声，如：“骨节 gǔjié”、“骨牌 gǔpái”、“骨折 gǔzhé”、“骨殖 gǔshi”、“骨子 gǔzi”等。注意这并不是“骨”字跟轻声字或跟阳平字拼起来都读阳平，而是只限于名词词缀“头”前面才读阳平；“结”在“结巴 jiēba”、“结实 jiēshi”以及“结果 jiē/guǒ：长出果实(动宾结构)”等复合词里读为阴平之外，都读为阳平。此外“打结子 dǎ/jiēzi”一词的“结”曾经读做上声，已经在普通话词典排斥消失了。再查最新的词典，如《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长出(果实或种子)”义时读为阴平，其他都读为阳平，此二音像是有词义上的差别，其实这是后起的分工现象，本来并没有意义差别；“答”也有同样情况，dā 专用于“答理 dālǐ”、“答应 dāying”，dá 用于其他词组里。仔细看，dā 也用于“答茬儿 dā/chár”(=搭茬儿)、“答腔 dā/qiāng”(=搭腔)、“答讪 dāshàn”(=搭讪)、“答言 dā/yán”、“答允 dāyǔn”等词。似乎后面可带各种调类的字，有词义上的不同，但有的与“搭 dā”(中古时期与“答”同音，现在只有 dā 这一音)混用的结果，有的是动宾结构词组。这里也反映后起分工的用法上的差别。总之，“骨”、“结”、“答”的特殊变调已不是像“一”、“不”那样有系统性的按照类别的变调、而只在一些极为常用的词汇里面个别保存的入声变调的痕迹。

1.2. 塞音韵尾的保存

分布于北方的部分方言虽然还有入声，其韵尾大都读为 [ʔ] 或读短促调而没有任何塞音韵尾，另外也有没有任何塞音收尾，音节长短也与原来的舒声音节一样长，只有高低抑扬的音高和调型上的区别。根本没有保存 -p, -t, -k 尾的方言。但在没有入声调类的方言里，能间或看到把原有的塞音韵尾当作后面音节的声母的例子。这就是笔者所说另一种入声遗留现象的类型。这个现象，俞敏 1988 早已举些河北方言的例子加以详细讨论。现在下面介绍山东方言的同样例子，里面也包含其他北方方言的例子，如：

-p 韵尾

“涩”

河北滦南: $\text{ɕ}^{33} \text{pə}^0$ 涩 YY96 ←涩

河北获鹿: $\text{ɕ}^{13-21} \text{pa}^0$ 涩 173 ←涩

河北正定(城关、城北、城南): 湿巴 涩 816 ←涩(+巴)

? “掐”

山东博山: 掐巴 $\text{tɕ}^{\text{h}} \text{ia}^{214-22} \text{pa}^{0-33}$ 用指甲按或用指头捏以治病 研究 140

? “插”

山东博山: 插巴 $\text{tɕ}^{\text{h}} \text{a}^{214-22} \text{pa}^{0-33}$ 修缮草屋时在屋顶的某些地方插进一些麦秸或黄草 研究 126

? “鸭”

河北抚宁: 鸭巴 鸭子 571 ←鸭

山东荣成: 鸭巴 $\text{ia}^{213-35} \text{pa}^0$ 鸭子 志 149

鸭巴子 $\text{ia}^{214} \text{pa}^{42} \text{ts}\text{ɿ}^0$ 志 149

山东莱西: 鸭巴子 $\text{ia}^{42} \text{pa}^{213-21} \text{ts}\text{ɿ}^0$ 934

山东平度: 鸭巴子 $\text{ia}^{55} \text{pa}^{214} \text{ts}\text{ɿ}^0$ 155

山东即墨: 鸭巴子 $\text{ia}^{42} \text{pa}^{213} \text{t}\theta\text{ɿ}^0$ 98

cf. 鸭子 $\text{ia}^{42} \text{t}\theta\text{ɿ}^0$ 97

cf. 吧吧 $\text{pa}^{213} \text{pa}^0$ 97

山东牟平: 鸭巴子 $\text{ia}^{213-55} \text{pa}^{51} \text{tə}^0$ ①家禽, 鸭子②女阴 90

cf. 鸭子 $\text{ia}^{213} \text{tə}^0$ 阴茎 90

cf. 山东邹平: 八八子 $\text{pa}^{55} \text{pa}^{55} \text{tə}^0$ 鸭子 864

cf. 山东博山: 八八 $\text{ə} \text{pa}^{214} \text{pa}^{214-24} \text{ə}^{0-33}$ ①鸭②小男孩儿生殖器 研究 123

cf. 山东淄川: 叭叭子 $\text{pa}^{214} \text{pa}^0 \text{ə}^0$ 鸭子 128

cf. 山东淄博: 八八子 $\text{pa}^{33} \text{pa}^0 \text{ts}\text{ɿ}^0$ 鸭子 2260

cf. “哑巴”

山东博山: 哑巴 $\text{ia}^{55-214} \text{pa}^{0-53}$ 研究 139

山东莱州: 哑子 $\text{ia}^{55-45} \text{ts}\text{ɿ}^0$ 151

哑巴 $\text{ia}^{55-214} \text{pa}^0$ 152

? “夹”

山东东营: 夹巴道儿 $\text{tɕia}^{55-44} \text{pa}^0 \text{tər}^{31}$ 小胡同 1431 ←夹道儿?

山东博兴: 夹巴道儿 $\text{tɕia}^{44-213} \text{pa}^0 \text{t'ər}^{21}$ 两墙之间的狭窄通道 (陈户镇)

三角洲 173

山东利津: 夹巴道子 $\text{tɕia}^{44-23} \text{pa}^0 \text{tə}^{21-44} \text{ts}\text{ɿ}^0$ 对屋对峙的山墙的空处 86

山东莒县: 夹巴道子 $\text{tɕia}^{55} \text{pa}^0 \text{tau}^{31} \text{ts}\text{ɿ}^0$ 屋与屋与院墙间形成的窄道

志 101

山东沂南: 夹不道子 tɕia²¹³⁻²¹ pu/pə⁰ tɔ³¹⁻⁵⁵ tθ⁰ 院内房屋之间或房屋和院墙之间的夹道 志 101

cf. 山东牟平: 夹道子 cia²¹³ tao¹³¹ tə⁰ ①厢房的山墙与正房之间的长方形空间, 一端被院墙堵死, 一端可进去②像夹道子的东西 词典 95

cf. 山东莱州: 夹道儿 tɕia⁵⁵ t'ɔ⁴² 房墙与院墙之间的通道 127

cf. 山东聊城: 夹道儿 tɕia¹³ tɔ³¹³ (老) = 茅子、茅房 98

“鸭巴”许是“鸭子”和“鸭子”义的儿语“八八子/叭叭子”混淆而成的。另外也有可能从“鸭子”联想到“哑巴”变成“鸭巴子”。

上面例子里 pa,pa,pə,pu 音节到底是如俞敏 1988 所说入声音节后面产生寄生元音而分裂成为两个音节的后半, 还是某种词缀丢失原有的声母后, 拿前面韵尾当作自己的声母, 或者原有的声母被同化成为前面入声辅音韵尾一样音素的声母后, 由于“叠音脱落 haplology”前面入声字丢失辅音韵尾, 还没有十分有说服力而可排斥他案的唯一答案。但是目前也不能排除与此无关的某种词尾的可能。

下面的例子, 本是把辅音收尾当作后面音节声母的例子。其中“眨”字还需要附带说明一下。“眨”字常见于“眨眼”这个动宾结构词组里面, 因此有的方言里面, 此 -p 尾被后面“眼”字原有的鼻音声母同化为鼻音, 读成 -m 了。参看下面例子:

“眨” (-m ← -p)

山东济南: 眨巴 tʂa⁵⁵⁻²¹³ pa⁰ 眨: ~眼 词典 90

黑龙江哈尔滨: 眨巴 tʂa²¹³ pa⁰ 眨, (眼睛)闭上立刻又睁开 词典 101

cf. 普通话: 眨巴眼 tʂa pa ian < tʂa pa ŋan ← 眨眼 tʂap ŋan

下面是*tʂap ŋan 由于邻近同化变为 *tʂap ŋan → tʂam ŋan > tʂan ian 的例子。

cf. 山东齐河: 一眨眼 i²¹³ tʂan⁵⁵ ien⁵⁵ 一瞬间 714

cf. 河南濮阳: 瞬眼 tʂan⁵⁵⁻⁵³ ian⁵⁵ 眨眼 县志 502 ← tʂam ŋan ← tʂap ŋan

cf. 山西忻州: 瞬眼 tsā³¹³ niā³¹³ ①眼睛闭上又立刻睁开②比喻极短的时间; 瞬间… || 糜,《龙龕手鑑》音斩, 眨眼 词典 194

ŋan > ian 是历史演变。tʂam → tʂan 的变化大概是单字音系里失去 -m 尾韵,

全都合并到 -n 尾时, 其他 -m 韵尾韵一起归于 -n 尾的。下面临清一例是经过上面两种变化而成立的:

山东临清: 展么眼 tsẽ⁵⁵ mǝ⁰ iẽr⁵⁵ 眨眼 110

其演变模式大概是: 眨眼 tɕap ɲan → tɕam ɲan → tɕam ma ɲan → tɕam mǝ ian。
ma → mǝ 是弱化。ma 或许是某个动词词缀演变过来的。应该注意此方言没有卷舌音声母。“展”字读 [tsẽ⁵⁵] 是完全符合历史演变的【补注 1】。

古 -m 尾也在北方方言里早已归并到 -n 尾, 但亦能找到与 -p 尾同样保留原来的 -m 的例子, 下面顺便介绍其他具体例子:

“寻”

山东临清: 寻么 suẽ⁵³⁻³²³ [ɕyẽ⁵³⁻³⁵³] mǝ⁰ 环视寻找 110 ← “寻”
(=山东邹平 180)

山东利津: 覷么 syǝ⁵³⁻⁵⁵ mǝ⁰ 不住地小视(眨) 105 ← “寻”

江苏徐州: 覷摸 ɕyǝ⁵⁵ mǝ⁰ 用眼搜寻 212 ← “寻”

重音脱落

“寻” syǝm (ǝ) → (syǝm mǝ →) syǝ mǝ > ɕyǝ mǝ ((ǝ)是寄生元音); 或

重音脱落

“寻□” syǝm \$ǝ → syǝm ǝ → syǝm mǝ → syǝ mǝ > ɕyǝ mǝ (“□”是未确认的词缀,
\$是某种声母)

? “甜”

河北清河: 甜么秸 甘蔗 710 ← “舔桔”?

河北临西: 甜么秸 t^hian⁵³ mǝ⁰ tɕiɛ³³ 甘蔗 710 ← “舔桔”?

“甜桔” t^hiam (ǝ) tɕiǝ → t^hiam mǝ tɕiǝ → t^hian mǝ tɕiǝ ((ǝ)是寄生元音)

上面二点方言的实际音值也许是[t^hiam mǝ tɕiǝ]。我们记词汇是往往拿单字音来当作拼音一样用, [t^hiam mǝ tɕiǝ] 的 [t^hiam] 记音时就归纳成单字音系里的 [t^hian], 并且本地人也把它同视为 [t^hian], 慢读 [t^hiam mǝ tɕiǝ] 就很容易成为 [t^hian mǝ tɕiǝ]。

“参: 参星”

- | | |
|---|---|
| 山东利津: 参们儿 $\text{ʃẽ}^{213-21} \text{mẽr}^0$ | 参星 57 ← “参儿” |
| 山东东营: 参门儿 $\text{ʃẽ}^{213-21} \text{mẽr}^0$ | 参星 (广南话) 东营研究 137; (广北话)
东营研究 151 ← “参儿” |
| 山东淄川: 参们儿 $\text{ʃã}^{214-31} \text{mei}^0$ | 参星 55 ← “参儿” |
| 山东新泰: 参门 $\text{ɕei}^{r31} \text{mei}^{r3}$ | 参星 研究 156 ← “参儿” |
| 山东临清: 参门儿 $\text{sẽ}^{323-44} \text{mẽr}^0$ | 参宿 47 ← “参儿” |
| 山东章丘: □□ $\text{ʃã}^{213-21} \text{mã}^0$ | 三个星, 在银河一侧 94
← (叠韵化) ← “参儿” |

演变过程大概如下：

“参儿” $\text{ɕəm} \text{ɕ} \rightarrow \text{ɕəm} \text{mɕ} \rightarrow \text{ɕən} \text{mɕ}$;
(章丘) “参儿” $\text{ɕəm} [\text{ɕ}] \rightarrow \text{ɕəm} \text{ɕ} \rightarrow \text{ɕəm} \text{mɕ} (\rightarrow \text{ɕəm} \text{məm}) \rightarrow \text{ɕẽ} \text{mẽ}$

笔者认为跟上面的“甜桔”一样，“参儿”这词组里“参”的实际音值，如果韵母不读鼻化元音，至今仍收 -m 尾。与单字音形式同样看待，记作 ʂẽ , ʂõ , ʃei^f 而已。淄川的第二音节读 $[\text{mei}]$ ，这也是“儿”尾拿前面音节韵尾当作自己的声母，这一点是共同的。但淄川的“儿”字单独念 $[\text{ə}]$ ，韵母并不读 $[\text{ei}]$ 。这个问题虽然早已在太田 1986 里讨论过，但至今未能提出有十分说服力的答案。暂且看做上面词组里“儿”尾的原先形式读 $[\text{lei}]$ 或 $[\text{ei}]$ ，后来单字音形式被后起的新读音或者周围优势方言的读音 $[\text{ə}]$ 淘汰，只能在词缀读音看到其韵母部分了。

“蚕”

- | | | | | |
|--------------|--|---|-------|--------|
| 山东博山: 蚕妹 | ts ^h ã ⁵⁵⁻²⁴ mei ⁰⁻⁵⁴ | 蚕 | 语 212 | ← “蚕儿” |
| 山东淄川: 蚕妹 | ts ^h ã ⁵⁵⁻²⁴ mei ⁰ | 蚕 | 130 | ← “蚕儿” |
| 山东章丘: 蚕妹 | ts ^h ã ⁵⁵⁻²⁴ mei ⁰ | 蚕 | 130 | ← “蚕儿” |
| 山东利津: 蚕妹儿 | ts ^h ã ⁵³⁻⁵⁵ meir ⁰ | 蚕 | 97 | ← “蚕儿” |
| 山东临淄: 蚕们儿 | ts ^h ã ⁴²⁻²¹³ mǎr ⁰ | 蚕 | 564 | ← “蚕儿” |
| cf. 山东即墨: 蚕儿 | tθ ^h ar ⁴² | | 42 | |
| cf. 河北昌黎: 蚕儿 | ts ^h ar ¹³ | | 98 | |

“蚕儿” $ts^h am \text{ ə} \rightarrow ts^h am m\text{ ə} (= ts^h an m\text{ ə})$

这词组里的“蚕”字读音也很可能是 [ts^ham], 不是 [ts^han]。关于博山、章丘

? “结”

山东博山: 结拉巴 tɕiə²¹⁴⁻²¹ la⁰ pa⁰ 结巴 研究 139

山东章丘: 结拉巴 tɕiə⁴⁴⁻²³ la⁰ pa⁰ 结巴 139

山东即墨: 结巴 tɕiə⁵⁵⁻⁴⁵ pa⁰ 79

山东文登: 结巴 ciɛ²¹⁴ pə⁰ 文登话 130

结巴子 ciɛ²¹⁴ pa³³ tsɿ⁰ 口吃的人 文登话 130

? “结巴” tɕiət pa → tɕiət ta pa → tɕiəl la pa → tɕiə la pa; 或

? “结巴” tɕiət pa → tɕiə ta pa → tɕiə la pa

? “刮”

河北获鹿: 刮拉 kuə¹³⁻²¹ la⁰ 刮 157 ← “刮” ?

? “刮” kuət → kuət ta → kuəl la → kuə la ; 或

? “刮” kuət → kuə ta → kuə la

? “拨”

山东临清: 不拉 pu³²³⁻⁴⁴ la⁰ 拨动 111 ← “拨”

山东利津: 拨拉 pu⁴⁴⁻²³ la⁰ ①用手弄物, 使不断地动。②捋成堆的东西分开。③用棍类触物 106 ← “拨”

? “拨” puət → puət ta → puəl la → pu la ; 或

? “拨” puət → puə ta → pu la

“拉”也在北方方言里常见的词缀, 其出现范围并不限于古 -t 尾韵字之后。这到底是原来的-t 尾韵分音之后加上寄生元音形成的音节获得代表性词尾的地位, 扩大分布范围, 也出现于非 -t 尾韵之后, 还是本来与此毫无关系的词缀, 现在不能下判断。

? -k 韵尾 (-k→-x ?)

? “踢”

山东博山: 踢乎 tʰi²¹⁴⁻²² xu⁰ 同“踢蹬”① 研究 152

cf. “踢蹬”①小孩乱摸乱爬地调皮玩耍 研究 152

? “踢” tʰi(ə)k → tʰik ku → tʰi xu ; 或

? “踢” $t^hi(\partial)k \rightarrow t^hi ku \rightarrow t^hi xu$

? “雀”

山东新泰: 雀古眼 $t\epsilon^hy\partial^{213-212} ku^0 i\tilde{a}^{55}$ 夜盲症 志 85 (或 ← “雀瞽眼”?)

山东利津: 雀谷眼 $ts^hi\partial^{44-23} ku^0 i\tilde{a}^{55}$ 夜盲症 75

山东章丘: 缺骨 $t\epsilon^hy\partial^{44-23} ku^0$ 夜盲症 140 ← “雀瞽”?

? 雀眼 $ts^hy\partial k ian \rightarrow ts^hy\partial ku ian$

山东郯城: 雀乎眼 $ts^hu\partial^{213-22} xu^0 i\tilde{a}^{24}$ 夜盲症 100 (或 ← “雀瞽眼”?)

河北正定: 雀胡眼 夜盲症 (城关) 815 =城北、城南

河南台前: 确糊眼 夜盲 614

山东成武: 缺乎眼 夜盲 869

山东菏泽: 缺虎 $t\epsilon^hy\partial^{213-21} xu^3$ 夜盲眼 市志 674

河北获鹿: 雀捂眼 夜盲症 县志 800 =河北栾城 917

河北曲阳: 雀儿捂眼 夜盲 674

山西广灵: 雀乌眼 雀目 630

? “雀眼” $ts^h/t\epsilon^hy\partial k (\eta an) \rightarrow ts^h/t\epsilon^hy\partial k ku \rightarrow ts^h/t\epsilon^hy\partial ku \rightarrow ts^h/t\epsilon^hy\partial xu \rightarrow$
 $(\rightarrow) ts^h/t\epsilon^hy\partial u$ 或

? “雀眼” $ts^h/t\epsilon^hy\partial k (\eta an) \rightarrow ts^h/t\epsilon^hy\partial ku \rightarrow ts^h/t\epsilon^hy\partial xu \rightarrow ts^h/t\epsilon^hy\partial u$

上面例子本字为“雀瞽眼”，那么“雀”后面的声母为 k, x ，零声母，韵母读为 u 的字都只不过是“瞽”字或“瞽”字声母弱化后暂且用的代替字。未见写作“雀眼”的例子。看来上面的例子很难认定为 $-k$ 尾的遗留。但如果我们也能同样承认 $-k$ 尾的遗留，那么有的方言里，不以 $ka, k\partial, ku$ 出现，而以 $xa, x\partial, xu$ 出现， u 可看做其变体之一。为什么未能找出 $-t, -k$ 尾的可靠的遗留形式，这许是和 $-p, -t, -k$ 尾入声的消失演变过程有关系。这也不是本文的主要讨论题目，现在不加以详细讨论。

2. 有无独立调类的入声

上面 1.1 节里介绍的北京话以及宁津、吉县方言个别字的特殊变调可说是入声的一种遗留现象，因为单字音系没有入声调类，连读变调调值也跟某种舒声变调调值同。就是变化模式和原舒声不同，如普通话的“一”字变调，虽然没有呈现入声独特的连读变调调值，时同阴平，时同阳平，时同去声。这样极为复杂的连读变化无非是反映入声原来带有的不稳定调值所导致的。如果现代北京话里面有一套来自古清入声字而呈现与“一”、“不”一样的变调模式的

字，那么我们应该认为有一个入声调类，但看来现在仅仅有“一”、“不”二字，我们只好看做入声遗留现象。

据笔者了解，单字音系仍有入声调的山东方言有利津和章丘二方言。其入声都限于古清入声。

利津话 声调 5 个(老派)

阴平 213	诗衣知书梯乌	去声 21	是义志树替物
阳平 53	时姨直熟题吴	阴入 44	识一织叔踢屋
上声 55	使椅纸暑体舞	(p.12)	

章丘话 声调 4 个

阴平 213	波飞灰春	去声 21	暗靠旺邵 造是待户 目肉鹿玉
上声 55	贫陈银连 展伞五女 夺嚼勺学	入声 44	叔八北喝塔织 他史
		(p.11)	

翻看钱老师主编的《山东方言研究》第十九图<中古清入调类“接 铁 笔 郭 劈”>(p.135)得知，除了利津、章丘方言外，还有桓台、邹平仍有入声调。《邹平县志》和《桓台县志》有较为简单的方言志部分。声调系统如下：

邹平话 声调 4 个

平声 213	春天高山诗篇	去声 41	巨抱快斗目日
上声 45	群名短体老卵	入声 55	八德吃色谷择 (p.860)

原注有二，即：

1. 邹平入声字是一种舒声入声，没有辅音韵尾，如：节 tɕiə, 渴 k^huə, 割 ka, 色 ɕei。
2. 还有少数浊音入声字也读入声，如：液掖袞辑偃概穴疾突柞踱值殖泽择额(ia) 夕掷狄犊淑，等。(p.861)

桓台话 声调 4 个

平声 213	刚开飞边知书庄金	去声 31	旱赵社冒义具灭褐
上声 55	常陈原猛有考熟集	入声 33	拍约刷竹职铁尺客室

桓台话上声包括普通话中的阳平，二者在单念时调值基本相同，只有在连读变调、特别是后面带轻声音节时才能区分。调值记作 55。实际上后音略有上

升。入声，即中古清声母入声字，调值中平偏高，介于 44 与 33 之间，记作 33。桓台的入声为长调入声，不带辅音尾。（县志 p.692）

此外未见山东方言单字音系里仍然保存入声(限于清入)的例子。我们应该注意，汉语方言描写研究，一般根据单字音归纳声调系统。有的研究报告顺便说明部分连读变调按照古调类采取不同调值，但连读变调表里几乎不反映如此声调现象。

先看以博山方言变读为例说明以下。博山方言单字调只有三个，如：
平声[˩]214 他渣沙家虾哀 | 鸭八发挖搭拉擦察割磕喝
上声[˨˩˨] 55 爬台拿来查蛇茄毫牙 | 马瓦草考搞袄 | 拔乏阡匪
去声[˨˩˨˩] 31 坝怕肺太菜戏告靠骂夜大号 | 在善近 | 袜纳辣 （研究 p.25）

表一 a 博山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 (研究 p.25)

后 \ 前	平声 ˩ 214	上声 ˨˩˨ 55	去声 ˨˩˨˩ 31
平声 ˩ 214	(1)214-55 214	(1)55 214	(2)31 214
上声 ˨˩˨ 55	(3)214 55	(4)55-53 55	(3)31 55
去声 ˨˩˨˩ 31		(3)55-214 55	
去声 ˨˩˨˩ 31	(6)214-24 31	(6)55-24 31	(7)31 31

博山单字音系里的上声包括阳平和(清)上声二类，“上声+上声”的配合里才有连读调值的区别。就是说，前字古阳平读(4)“55-53 55”，前字古(清)上声读(3)“55-214”。参看下面后字轻声的变调表：

表二 博山方言后字为轻声的两字组连读变调 (研究 p.29)

	平声 ˩ 214	上声 ˨˩˨ 55	去声 ˨˩˨˩ 31
轻声	(1)214-31 0-23	(3)55-24 0-54	(5)31-55 0-31
	(2)214-22 0-33	(4)55-214 0-55	

“上声+轻声”，与上面“上声+上声”的配合一样，按照古阳平还是古(清)上成两类，即前字古阳平读(3)“55-24 0-54”，前字古(清)上声读(4)“55-214 0-55”。另外，“平声+轻声”亦分成两类，这是按照古阴平还是古阴入的区别。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博山方言有五个调类，即：阴平 214、阳平 55、(阴)上声 55、去声 31、阴入 214。阴平和阴入、阳平和(阴)上声在单字音分别合并在一起。这些情况钱老师已经介绍过。

现在承认有 5 个调类，并根据双音节连读变调表，稍微改变调类次序，可编成如下：

表一 b 博山方言两字组连读变调

后 \ 前	阴平 ˩ 214	入声 ˩ 214	上声 ˧ 55	阳平 ˧ 55	去声 ˨ 31
阴平	55 214				31 214
入声					
上声	214 55		213 55	53 55	31 55
阳平					
去声	24 31				31 31
轻声	31 0-23	22 0-33	214 0-55	24 0-54	55 0-31

入声只在“入声+轻声”双音节结构里采取独特调值。看来这种情况较为普遍，所以下面仅限于“入声+轻声”部分，同样稍改调类次序，排列如下：

山东博山话

后 \ 前	去声 ˨ 31	阴平 ˩ 214 = 入声 ˩ 214	上声 ˧ 55 = 阳平 ˧ 55
轻声	←55 0-31	←31 0-23	22 0-33
	←214 0-55	24 0-54	

在单字音系里阴入与阴平合并在一起，但后面为轻声的双音节结构词组的连读变调与此不同，而采取独自调值，这一点亦能见于寿光话。参看下面变调表：

山东寿光话 (据 pp.46-48 描写)

后 \ 前	去声 ˨ 21	阴平 ˩ 213 = 入声 ˩ 213	上声 ˧ 55	阳平 ˧ 53
轻声	55 0-2	←21 0-1	213 0-4	44 0-4
	35 0-3			

另外，德州话和淄川话也能看到同样变调情况。参看下面连读表，得知德州、淄川都在单字音系里没有独立的(阴)入声调类，调值和阴平一样，但其变调调值与此不同，却与上声同。

山东德州话(1) (据 p.54 描写)

后 \ 前	阴去 ˨ 21 = 阳去 ˨ 21	阴平 ˩ 213 = 阴入 ˩ 213	上声 ˧ 55	阳平 ˧ 42
轻声	←42 0	21 0 ←	213 0 ←	←55 0

山东淄川话 (原表见于 p.43)

后	前	去声 31	阴平 1 214 = 入声 1 214	上声 155 = 阳平 1 55
轻声		←55 0-5	←31 0-23	214 0-5← 24 0-5

cf.山东章丘话 (原表见于 p.39)

后	前	阴去 121 = 阳去 121	阴平 1213	阴入 144	上声 1 55 = 阳平 155
轻声		←55+32	←21+21	←21+2 13+2(重叠)	23+3
					21+4 24+54 55+32(重叠)

cf.山东桓台话(2) (原表见于 县志 p.692)

后	前	阴去 131 = 阳去 131	阴平 1213	阴入 133	上声 1 55 = 阳平 1 55
轻声		31 1 问问 试探	55 1 夏庄 坐下	31 2 乌河 天井	33 3 媳妇 骨头
		213 5 人家 盆子	24 4 晚上 奶奶		

cf.山东利津话 (据 p.42 描写)

后	前	去声 1 21	阴平 1 213	阴入 1 44	上声 1 55	阳平 1 53
轻声		44 0-21	21 0-1	23 0-4	212 0-53	55 0-32

就是说，德州，淄川话已经看不出入声固有的任何独特调值，但其变化方式不与其他原舒声一样。

这里顺便谈一谈济南方言有无入声这个问题。钱老师的研究里的连调调值和高文达先生的稍有不同，大概是反映内部差异的。钱文 1997 介绍的后面音节非轻声的双音节的变读情况里，我们都不能看出入声的任何痕迹。但高文达 1992 的后音节为轻声的连读变调表如下：

表一. 济南方言后字为轻声的两字组连读变调 a (高文达 1997 市志 pp.120-121。
同时也参考了高文达 1992 史志丛刊 pp.11)

后 / 前	阴平 213	阳平 42	上声 55	去声 21
轻声	213-21 0 张家 天上 村里 亲戚 ----- 213-22 0 吃的 桌子 铁匠 玻璃	42-45 0 娘家 炉子 怀里 粮食	55-44 0 雨里 早上 姐姐 喜欢	31-42 0 店家 下头 弟弟 力气

表二. 济南方言后字为轻声的两字组连读变调 (钱曾怡 1963 山大学报 p.95)

后 / 前	阴平 213	阳平 42	上声 55	去声 21
轻声	213-21 10 姑娘 西瓜 菊花 山药	42-55 50 黄瓜 莱阳 鼻子 羊肉	55-23 40 早晨 晚上 椅子 耳朵	21-55 20 地方 事情 帽子 弟弟

表三. 济南方言后字为轻声的两字组连读变调 (钱老师 词典引论 p.9)

后 / 前	阴平 213	阳平 42	上声 55	去声 21
轻声	213-21 10 闺女 稀罕 ----- 213 40 歇歇 (老)妈妈	42-55 50 萝卜 糊涂 ----- 42 20 前天 砸砸	55-213 40 点心 养活 ----- 55 20 想想 走走	21-55(4) 20 簸箕 凑付 ----- 21 10 右手 后年

高文达 1992 介绍“阴平+轻”的变调有两种。其中第二种“213-22 0”的第一音节除了“玻”字以外都是古清入声字，反而“213-21 0”的第一音节都是古清平声字，没有包含古清入声字。有可能第二种变调类型是代表“阴入+轻”。第二种例子里面有“玻”，要不是由于个别的特殊原因如此变调而是如字读，那么大概意味着此两种区别已经倾向于消亡了。此表按照上面德州话等变调表同样编排如下：

济南方言后字为轻声的两字组连读变调 b (据高文达 1992)

后 \ 前	去声 21	阴平 213 = 阴入 213	上声 55	阳平 53
轻声	(↵) 42 0	← 21 0 22 0	44 0	(↵) 45 0

可看出济南的变调情况十分类似博山、寿光话。另外据钱老师《词典》<引论>的去声部分，有可能阴去(“21-55(4) 20”)和阳去(“21 10”)之别，这不是本文的主要对象，现不再详细讨论。

3.舒声入变

3.1.南方方言的舒声入变

“鼻”止开三去至并

- 江西都昌：鼻公 bil₂ ɬkuŋ 鼻子 省志 564 “~公” 入声韵尾有-l,-k
 江西都昌：鼻公 bil₂ ɬkuŋ 鼻子 报告 302 “~公” 入声韵尾有-l,-k
 cf. 鼻□ bil₂ ɬtɕiu 鼻涕 报告 303
 江西修水：鼻公 b'it₂ ɬkɤŋ 鼻子 报告 302 “~公” 入声韵尾有-t,-ʔ (3)
 cf. 鼻滴 b'it₂ ɬti 鼻涕 报告 303
 江西宜丰：鼻公 p'it₂ ɬkən 鼻子 报告 302 “~公” 入声韵尾有-t,-ʔ
 江西弋阳：鼻公 p'iŋ₂ ɬkuŋ 鼻子 报告 302 “~公” 入声韵尾只有-ʔ
 江西安义：鼻公 p'it₂ ɬkŋ 鼻子 报告 302 “~公” 入声韵尾有-p,-t,-ʔ
 cf. 鼻滴 p'it₂ ɬti 鼻涕 报告 303
 江西余干：鼻公 p'ət₂ ɬkŋ 鼻子 报告 302 “~公” 入声韵尾有-tn,-kŋ
 江西武宁：鼻子 p'hiŋ₂ ɬtsɿ 鼻子 省志 564 “~子” 入声韵尾只有-ʔ
 江西上饶：鼻头 bəŋ₂ ɬde 鼻子 省志 565 “~头” 入声韵尾只有-ʔ
 湖南平江：鼻公 b'it₂ ɬkɤŋ 鼻子 报告 302 “~公” 入声韵尾有-t,-ʔ
 cf. 鼻头 b'it₂ ɬd'eu 鼻涕 报告 303
 湖南醴陵：鼻子 p'i₂ ɬtsɿ 鼻子 报告 302 “~子” 入声无辅音韵尾
 湖北阳新：鼻公 pi₂ ɬk'əŋ 鼻子 报告 302 “~公” 入声无辅音韵尾
 cf.安徽宿松：鼻子 p'i³ ɬtsɿ 鼻子 报告 302 “~子”

怎样对待例外字音？例外字音起码有三种由来，一是所谓“特字”，二是个别的特殊音变，三是古音遗留。目前要讨论“鼻”字问题是与其中的第二有关。“鼻”字中古去声字，而现代部分汉语南方方言都如上读为入声了。平山 1960 早已指出北京话的“鼻”读为阳平该是舒声促变的结果，发生 -t 尾变成全浊入后，按照历史演变规律，最后成为阳平了(p.2)。笔者在此补充说明几句。

“鼻”字主要出现于“鼻头”、“鼻公”以及“鼻子”等复合词里，由于“语流音变(邻近同化)”成为入声。江西都昌等单字音系里面有两种辅音韵尾。为何不变为与后面音节声母同一发音部位的塞音韵尾，如：bik(bik kuŋ←bi kuŋ都昌)、b'ik(b'ik kvŋ←b'i kvŋ修水)、p'ik(p'ik kən←p'i kən 宜丰)，而变为 bil(都昌)、b'it(修水)、p'it(宜丰)? 注意，这里暂用现代的音标来说明大体变化过程。发生变化时候的各个方言语音不一定是如此。

笔者初步设想，这些方言词里面的日常会话速度时候的实际具体音值分别为 bik kəŋ、b'ik·kvŋ(修水)、p'ik·kən(宜丰)，相对来说作为入声韵尾，发音部位较前的比靠后的更稳定，拿单字音时分别归为 bil(都昌)、b'it(修水)、p'it(宜丰)。另外我们也应该考虑“鼻”字产生塞音词尾时候的后面的词缀不一定是“公”，而是“头”或“子”，“鼻”字发生舒声促变之后，此词缀被“公”或其他词缀代替了。不知有什么理由，不管是客赣方言，至今未发现由于邻近同化发生“舒声促变”产生·k尾的例子。

下面“鼻屎”对应词本身没有发生促化的语音环境。应是“鼻子”或“鼻头”词组里发生舒声促变而成的“鼻”字特殊读音获得代表性，由于“类化”同样促读的：

- 江西都昌：鼻屎 b'il₂ ʃŋ 报告 303 (原文 b'il^{8B} ʃŋ⁰)
 湖南平江：鼻屎 b'it₂ ʃŋ 报告 303 (原文 b'it⁷⁸ ʃŋ³)
 江西修水：鼻屎 b'it₂ ʃse 报告 303 (原文 b'it⁷⁸ se³)
 江西弋阳：鼻屎 p'iŋ₂ ʃŋ 报告 303 (原文 p'iŋ⁷ ʃŋ³)
 江西安义：鼻屎 p'it₂ ʃv 鼻屎 报告 302 (原文 p'it⁸ sv⁰)
 江西余干：鼻屎 p'ət₂ ʃɔ 鼻屎 报告 302 (原文 p'ət⁸ ʃɔ³)
 江西宜丰：鼻屎 p'it₂ ʃce 报告 303 (原文 p'it⁷⁸ ce³)
 湖南醴陵：鼻屎 p'i₂ ʃŋ 报告 303 (原文 p'i⁷⁸ ʃŋ⁰)
 湖北阳新：鼻泪屎 pi₂ lei³ ʃŋ 报告 303 (原文 pi⁷⁸ lei⁶ ʃŋ³)
 cf.安徽宿松：鼻子壳 p'i³ ʃtsŋ k'o₂ 鼻屎 报告 302 (原文 p'i⁶ tsŋ⁰ k'o⁷)

下面“蜘蛛”例，看来未见“蛛蛛”的形式。“蜘”字促化也许是限于“蜘蛛”这词形。

“蜘” 止开三平支知

- 江西星子：蜘蛛 tʃŋ₂ ʃtu 蜘蛛 省志 500
 江西武宁：蜘蛛 tciŋ₂ ʃtɕy 蜘蛛 省志 500
 江西安义：蜘蛛 tət₂ ʃtu 蜘蛛 省志 500

江西余干：急蛛仿 tʃət̚ ɛtʃu ·li 蜘蛛 省志 500

江西都昌：蛭蛛嘚 tɕiɛl̚ ɛtʃu ·tɛ 蜘蛛 报告 251 (原文 tɕiɛl̚^{7A} tʃu¹ tɛ⁰
7A: 阴平甲)

湖南醴陵：蛭蛛子 tsɿ̚ ky ·tsɿ̚ 蜘蛛 报告 251

湖北阳新：蛭蛛 tsɿ̚ ·tʃy 蜘蛛 报告 251 原文 tsɿ̚⁷⁸ tʃy⁰

安徽宿松：蛭蛛 tsɿ̚ ·tɕy 蜘蛛 报告 251 原文 tsɿ̚⁷ tɕy⁰

下面例子的成因除了“邻近同化”以外还会有“俗词源”，即联想到“结网”的结果：

上海嘉定：结蛛罗网 tɕiɿ̚⁵⁵⁻³ tsɿ̚⁵³⁻⁵⁵ lu³¹⁻³³ mǎ³¹⁻²¹ 蜘蛛结成的网
研究 109

浙江宁波：结蛛乱网 tɕiɿ̚⁵⁵⁻³³ tsɿ̚⁵³⁻⁴⁴ lɒ²¹³⁻⁴⁴ mǎ²¹³⁻⁵⁵ ①蜘蛛②蛛丝网
词典 357

浙江杭州：结蛛网儿 tɕiəŋ⁵ tsɿ̚³³ maŋ⁵³ əl²¹³⁻³¹ 蜘蛛结成的网 词典 303

“指”字促化也大概在“指头”这一词形里发生过的。

“指” 止开三上旨章

江西安义：手指头嘚 ʃsu tʃt̚ ·tʃau ·tɛ 报告 311 “~头嘚” 入声韵尾只有 -l

江西修水：手指头 ʃsu tʃt̚ ·dʃei 报告 311 “~头”

江西吉水：手指脑 ʃseu tsət̚ ·lau 报告 311 “~恼” (← “~头”?)

湖南醴陵：手指脑积 ʃseu tsɿ̚ ʃlau ·tɕi 报告 311 “~恼积” (← “~头子”?)

? 江西都昌：指口嘚 tʃɕəl̚ mak̚ ·tɛ 报告 311 原文 tʃɕəl̚^{7A} mak̚^{7A} tɛ⁰

? 安徽宿松：指口 tsɿ̚ ·ma 报告 311 原文 tsɿ̚⁷ ma⁰

上面的例子当中，湖南醴陵方言和湖北阳新方言的入声没有辅音韵尾，以调值的不同来区别于舒声。这两个方言的该例应是入声还保存辅音韵尾的时候发生语流音变，后来跟着单字音的历史演变而丢失韵尾。黄群建 1995 说，“阳新方言…古入声字今读入声。今入声字不分阴阳，无塞音尾，但收音急促上挑，实际调值比字调的平均相对音高的 [45] 还要高” (p.28) [补注 2]。我们应该注意，该词的“鼻”、“蜘蛛”、“指”在日常会话中的实际读音也许是短促的同时带有塞音韵尾，如“鼻子 pʰit tsɿ̚” (醴陵) “鼻公 pik kʰəŋ” (阳新)；“蛭蛛子 tsɿ̚k ky tsɿ̚” (醴陵)、“蛭蛛 tsɿ̚t tʃy” (阳新)，上面抄录的是单字音形式。非常遗憾，笔者并不了解此方言的具体情况。上面例子里的末尾带 * 的都昌、宿松二方言亦

读入声，但后面音节声母都为 m-，此词里“指”字并没有条件产生塞音韵尾。笔者现在拿不出有说服力的答案，暂且看做这二方言“指头”对应词的原先形式是“指头(子)”或“(手)指子”，和别的方言词形一样，有促变的语音条件。这时发生语流音变产生塞音韵尾，成为入声后，原来的词缀“头(子)”或“子”被后起的名词词缀“口(啍)”所代替。平山 1960 亦指出北京话“指头”的“指”读为阳平也是经过入声化(-t 尾)变过来的(p.2)。

3.2. 山东方言的舒声入变

上面介绍了南方方言的舒声入变。我们应注意山东方言的入声仅限于清入变来的阴入。全浊入声和次浊入声早已分别归于阳平、去声，与古阳平变来的今阳平、古去声变来的今去声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了。要注意，早期山东方言的入声大概也和其他方言一样，首先有一套辅音韵尾，如：-p, -t, -k，然后这三种韵尾合并在一起，成为 -ʔ，此 -ʔ 丢失后向舒声靠拢变化，短促的特征也消失，终于只以音高和调型来区别于其他调类了。下面讨论山东方言的原舒声字因特殊音变成为入声的例子。我们目前无法了解如此变化发生的时候，该山东方言的入声到底有什么样的语音特征。也许已经没有辅音韵尾，甚至都没有短促的语音特征了。所以在此不用“舒声促变”这个词，而用“舒声入变”。

上面的“鼻”原为全浊去声字。可能还保持全浊的语音特征的时候就发生促化，然后跟其他全浊入声字一起丢失韵尾变为阳平了。果然，山东方言里“鼻”都读阳平。博山、淄川、章丘方言等山东方言单字音系里阳平和上声合并在一起，但看连读情况仍有区别。“鼻”字的连读变调模式与阳平一致。山东方言“鼻”字的连读变调跟其他阳平字完全一样，不能看出任何入声的语音特征。只根据古去声字今读阳平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鼻”字曾发生过舒声促化现象。

我们也要注意除了胶东方言以外山东很多方言的清入现都归于阴平。那么这样的方言当中阴平声字发生促化，最终入声舒化又回到阴平了。并且“蜘蛛”本身是古代就有的联绵词，“蜘”字只用于“蜘蛛”这一复合词里。因此不能查出“蜘”字有无“一”、“不”那样特殊变调情况，结果找不出任何入声的线索了。看来，山东不少方言的“蜘蛛”对应词并不是“蜘蛛”，而是“蛾郎蛛(儿)”等别的形式，这些词形似乎并没有发生促化的条件(4)。

只有“指”一字可以详细讨论。“指”字在北京话【补注 3】里也能看到特殊变调情况，如：单独读 zhǐ，但“指头”读 zhítou，“指甲”读 zhǐjia。这无非是古清入声字变调模式的痕迹。“指”字原不是入声字。我们可认做“指”字因特殊音变，成为入声。山东方言里面也能看到同样情况。参看下面例子：

“指”：止开三上旨章

今读阴平

山东郯城：手指头 $\text{ʂəu}^{24} \text{tʂ}^{213} \text{t}^{\text{h}}\text{əu}^0$ 手指 112；“指” tʂ^{55} (上) 20；同音字表不收阴平字音

山东金乡：“指(tʂ^{55})手~头” tʂ^{213} (阴平) 20；上声 55

山东宁津：“指~头” tʂ^{324} (阴平)、“指” tʂ^{44} (上) 43

山东临清：“指~头” tʂ^{323} (阴平)、“指~示” tʂ^{55} (上) 13

山东德州：“指~头” tʂ^{213} (阴平)、“指~引” tʂ^{55} (上) 19

山东淄川：“指手~” tʂ^{214} (阴平)、“指~划” tʂ^{55} (上) 18

山东博山：“指手~甲” tʂ^{214} (阴平)、“指” tʂ^{55} (上) 研究 42

今读入声

山东利津：“指~望” tʂ^{55} (上)、“指~头” tʂ^{44} (入) 21

山东章丘：手指头 $\text{ʂəu}^{55} \text{tʂ}^{23} \text{t}^{\text{h}}\text{ou}^0$ 130；“指” tʂ^{55} (上) 69

指甲 $\text{tʂ}^{23} \text{tʂia}^0$ 变调同入声 130；同音字表不收阴平、入声字音

山东博山：指甲 $\text{tʂ}^{214-22} \text{tʂia}^{0-33}$ 研究 136；

cf. “指手~甲” tʂ^{214} (平)、“指” tʂ^{55} (上) 研究 42

今读上声

山东烟台：手指头 $\text{ɕiu}^{214-33} \text{tʂ}^{214-21} \text{t}^{\text{h}}\text{ou}^{55}$ 147；

cf. 平声 31 上声 214 去声 55 15

山东莱州：手指头 $\text{ʂəu}^{55} \text{tʂ}^{55-45} \text{t}^{\text{h}}\text{əu}^0$ 147；“指” tʂ^{55} (上) 30

山东平度：(手)指头儿 (ʃou^{55}) $\text{tʂ}^{55-45} \text{t}^{\text{h}}\text{ou}^0$ 117；“指” tʂ^{55} (上) 32

山东荣成：手指头 $\text{ʃou}^{214} \text{tʂ}^{214-35} \text{t}^{\text{h}}\text{ou}^0$ 志 99；“指” tʂ^{214} (上) 23

山东莒县：手指头 $\text{θou}^{55} \text{tʂ}^{55-13} \text{t}^{\text{h}}\text{ou}^0$ 志；同音字表不收“指”；

阴平 13，上声 55

山东沂南：手指头 $\text{ʃəu}^{55} \text{tʂ}^{55-21} \text{t}^{\text{h}}\text{əu}^0$ 手指 174；“指” tʂ^{55} (上) 18

山东新泰：手指头 $\text{ʃou}^{55} \text{tʂ}^{55-213} \text{t}^{\text{h}}\text{ou}^0$ 志 82；“指” tʂ^{55} (上) 志 21

上面今读上声的例子中，烟台至莒县的五个方言都把古清入读为上声(莒县一半读为阴平)，现在无法了解这些方言的“指~头(儿)”字读音是否经过“舒声入变”过程。最后二方言，即沂南和新泰把古清入读为阴平，其变调调值也和“上声+轻声”模式一致(5)。那么可以认为此方言没有发生“舒声入变”，至今仍保持上声读法。虽然只有两个方言把“指”读上声，“指”读阴平似乎限于“(手)指头”这个复合词里，我们还是采取曾有过“舒声入变”这个看法，否定“特字”说。这种“舒声入化”似乎也有地域性，“指”字的入化在河南亦多见，但

在河北的例子没有这二省明显。看如此情况，我们也支持“舒声入变”说。

4. 入声变调和避讳改音

4.1. “货”果合一去过晓

“货郎”的“货”，山东很多方言如字读为去声，如：

- 山东荣成：货郎 $xu\sigma^{44} lan^0$ 志 90； $xu\sigma^{44}$ “祸活货藿荷[˘]包” 志 22
 山东诸城：货郎 $xu\sigma^{31-55} lan^0$ 志 97
 山东临朐：货郎 $xuo^{21} lan^{42}$ 专指推着小车在集市上卖布的 36；
 去声 21+阳平 42→21+42 (不变) 13
 山东利津：货郎 $xu\sigma^{21-44} lan^0$ 旧时挑担卖日用杂货的 67；
 去声+轻声(21+轻→44+轻₂₁) 42
 山东宁津：货郎[鼓子] $xu\sigma^{31} lan^0 [ku^{44-324} ts\eta^0]$ 120；“货” $xu\sigma^{31}$ (去) 42
 山东费县：小货郎 $\varsigma i\sigma^{55} xu\sigma^{31} lan^{53}$ 货郎 临沂 191；
 去声 31+阳平 53(不变) 临沂 66

但间或看到丢失合口介音的例子，如：

类型 1: $x\sigma$ (去声) = “贺”

- 山东济南：货郎 $x\sigma^{21}$ (或 $xu\sigma^{21-44}$) lan^0 旧指卖日用杂货的流动小贩 || 货，单字音 $xu\sigma^{21}$ ，此处口语读 $x\sigma^{21}$ ，在轻声前不变调 词典 115；去声 21
 (如上面 2. 有无独立调类的入声介绍，21+0 亦可看做“阴平+轻 213-21+20。)
 cf. 货郎鼓 $x\sigma^{21} lan^0 ku^{55}$ (此例受钱老师指教)
 山东临沂罗庄区：货郎 $xu\sigma^{312-53} \sim x\sigma^{312-53} lan^0$ 货郎 临沂 190；去声 312~31+轻声→53+2 临沂 32
 山东郯城：货郎 $x\sigma^{41} lan^0$ 王 111；“货祸” $xu\sigma^{41}$ (去) 王 35(不收“贺”字)
 cf. “贺” $x\sigma^{312}$ (去) 邵 27(不收“货郎”)
 山东阳谷：货郎 $x\sigma^{312-21} l\tilde{a}^0$ 售货员 151；“货祸” $xu\sigma^{312}$ (去) 29；
 “贺货~郎” $x\sigma^{312}$ (去) 28
 山东临清：货郎鼓儿 $x\sigma^{31} l\tilde{a}^{53-0} kur^{55}$ 79；“货祸” $xu\sigma^{31}$ (去) 13；
 “贺” $x\sigma^{31}$ (去) 12 (同音字表 $x\sigma^{31}$ (去)里不收“货”子)
 山东沂南：货郎鼓子 $x\sigma^{31-55} lan^0 t^{h}\sigma^{53-35} t\theta\eta^0$ 货郎 160
 货郎挑子 $x\sigma^{31-55} lan^0 t^{h}\sigma^{213-21} t\theta\eta^0$ 货郎 (南片、西片) 160
 cf. “货祸” $xu\sigma^{31}$ (去) 29；“贺货~郎” $x\sigma^{31}$ (去) 27；

去声 31+轻声→55+3 51

山东莒南：货郎 $xə^{21-31} laŋ^0$ 16；去声 21+轻→31+1 9

山东新泰：货郎 $xə^{41} lā^3$ 研究 163；“货祸” $xuə^{41}$ (去) 研究 101；

“贺” $xə^{41}$ (去) 研究 99

山东临沂兰山区：货郎 $xə^{312-53} laŋ^0$ 货郎 临沂 190；

去声 312+轻声→53+2 临沂 28

山东临沂河东区：货郎 $xə^{312-53} laŋ^0$ 货郎 临沂 190；

去声 312+轻声→53+2 临沂 36

山东临沭：货郎 $xə^{312-53} laŋ^0$ 货郎 临沂 190；

去声 312~31+轻声→53+2 临沂 40

山东苍山：货郎 $xə^{31-53} laŋ^0$ 货郎 临沂 191；

去声 31+轻声→53+2 临沂 69

这大概是为了回避“货”-“祸”同音，故意去掉介音，读成与“贺”字同音的结果。大家都不欢迎“祸郎”，如果是“贺郎”就乐意接受了。这个看法已在太田 2009,p.17 简单地介绍过。

与避讳词之间有同音关系的词总需要避开此关系，其改法可分为两大类，其一是改词，其二是改音。众所周知，“箸子”因渔民回避“箸”-“住风~”同音（一说吴语区回避“箸”-“滞”同音），改成与“住”（或“滞”）反义的“快”，开始叫做“快子”。然后过了长久时间，大家都并不意识到如此说法的来由，认为“箸子”就这么说，写作“快子”难以理解是否代用字，终于加上竹盖造出新的形声字写成“筷子”了。“箸子”一般用木头或竹子做的。“快”加以竹盖，大概是因为“快”字已有竖心旁，不好再加木头旁，此外还有“箸子”-“竹子”之间有类音关系会引起一定作用，所以容易想起竹盖。其实看实例，此两大类不容易划清其界限，往往兼有双方特征。一般来讲，改音并不是乱改，保持和原音之间的类音关系的同时也总要尽量找出有与忌讳词相反的意义吉祥的词。上面例子就有改音、改词双方的特点。

另有读为入声的例子：

类型 2: $xuə$ (入声)

山东博山：货郎 $xuə^{31-22} laŋ^{55-33}$ 研究 158；“货” $xuə^{31}$ (去) = “祸” 42(6)
 (“货郎”变调调值与‘阴入+轻’同。‘去 31+轻 0’该读为 55+31)

$xuə^{31}$ (平声) “豁霍擢擢郝鹤” 研究 42

山东章丘：货郎 $xuə^{23} laŋ^0$ 流动贩卖日用品的人 154

去+轻→ 55+32、21+21；入+轻→ 23+3 39 “货郎”变调调值与‘入

+轻’同。

cf. $xuə^{21}$ (去) 贺旧祸货郝姓; $xuə^{44}$ (入) 郝鹤仙~霍霍镬豁 77

cf. 山东桓台: 卜楞鼓子 $pu^{33} ləŋ^0 ku^{55-213} ts_1^0$ 拨浪鼓, 一种儿童玩具

山东方言词典 333

阴平 213 上声 55 去声 31 入声 33 山东方言词典 533 (古阳平今归于上声)

笔者认为这是用“入声(阴入)+轻”的变调模式来回避与“祸郎”同音的例子。因为“货郎”这一词并没有“货”字由于同化产生 $-t$ 尾或其他塞音韵尾的语音条件。也不能想出任何带有“货”字可产生塞音韵尾的语音环境的另外常用复合词,也没有可能由于类化而成立(7)。看博山的来自阴入的平声 $xuə$ 字和章丘的入声 $xuə$ 字,都没有与“货”相似的吉利字,因此“货”的变读完全是为了回避与“祸”同音,可说跟意义有关。

山东方言“货郎”的变读并不限于上面类型,还有失去合口介音的同时改为阴平的例子,如:

类型 3: $xə$ (阴平)

山东曲阜: 货郎鼓 $xuə^{312-31} \sim x\gamma^{213-13} laŋ^{42-55} ku^0$ 货郎 68;

“货祸” $xuə^{312}$ (去) 35;

cf. “喝” $x\gamma^{213}$ (阴平) 35; “贺” $x\gamma^{312}$ (去) 23

山东聊城: 货郎 $xə^{13-131} laŋ^0$ 77; “货祸” $xuə^{313}$ (去) 20; “喝呵吓恐~。

又音 cia^{113} 郝赫” $xə^{13}$ (阴平) 18 (同音字表 $xə^{13}$ (阴平)不收“货”)

山东济南: 货郎 $xə^{213-21} laŋ^0$ 丛刊 51; “货祸” $xuə^{31}$ (去) 丛刊 24;

cf. “喝鹤豁嚇” $xə^{213}$ (阴平) 丛刊 23; “贺” $xə^{31}$ (去) 丛刊 23

山东金乡: 货郎 $xə^{213-21} laŋ^0 t^{h}ou^{42}$ 货郎 86; “货祸” $xuə^{312}$ (去) 19;

“贺” $xə^{312}$ (去) 17; “呵涸郝姓氏喝” $xə^{213}$ (阴平) 17

去 312+轻 \rightarrow 42+2; 31+4; 阴平 213+轻 \rightarrow 21+5 47-49

山东平邑: 货郎 $xə^{213-21} laŋ^0$ 货郎 临沂 191; 阴平 213+轻声 \rightarrow 21+24 cf.

去声 312+轻声 \rightarrow 32+1 临沂 62

山东平邑: 货郎 $xə^{213-21} laŋ^0$ 93; “货祸” $xuə^{312}$ (去) 37;

“贺” $xə^{312}$ (去) 36

(‘去 312+轻 $0\rightarrow$ 32+0’。‘货郎’变调却与‘阴平 213+轻 $0\rightarrow$ 21+0’同。不知 $xə^{213-21}$ 该做 $xə^{312-31}$ 与否。或许属于避讳改调之例。)

山东汶上: 货郎挑子 $xə^{213-21} laŋ^0 t^{h}iə^{213-21} ts_1^0$ 货郎 95;

“货” xuə³¹²(去) 22

阴平 213+轻→35+3; 去声 312+轻声→31+2

有些例子很可能根据“货郎”一词的变调调值,把“货”字单字音调类归为阴平。也有可能部分方言里,此变读获得代表性,类推用于其他词组里出现的“货”字。请注意,一般来说因“避讳改音”的理由改读音的话,改声韵调之中的一个成份就可以。为了容易认定原音,总是故意保持与原音之间的类音关系了。上面“货”变读又改声调为阴平,又改韵母删去介音。似乎改得过分,到底是怎么回事?笔者暂且认为此类型的主要成因不是避讳改音,而是与“波浪(鼓)”之间的类音关系所引起的“类音牵引”。“拨浪鼓”是“货郎”的标志,也叫“货郎鼓”,“拨浪”-“货郎”容易混同。“拨浪”应是拟声词,读为阴平,重唇音声母没有开合之别, xuə[˦] laŋ 十分有理由由于与“拨浪”之间的混淆使之变为 xə laŋ(8)。我们也要注意,“拨浪”应是拟声词“梆”的分音,前一音节往往读短促。那么在上面提到的山东方言的该音节有可能先读入声调后归阴平。上面博山和章丘的例子也可以看做留在这个演变过程的最早阶段。

下面是“拨浪鼓”对应词和与之混淆的“货郎”对应词:

山东菏泽: 拨楞鼓子 pu¹³⁻²¹ ləŋ⁰ ku⁵⁵ tsɿ⁰ 货郎鼓 315; 阴平 13 528

puə laŋ (ku tsɿ) → puə ləŋ → pu ləŋ

河北昌黎: 拨郎鼓儿 puo³² laŋ⁰(ləŋ⁰) kur²¹³ 货郎鼓儿 242;

“拨” puo³²(阴平) 62

puə laŋ (kur) → puə ləŋ

山西吉县: 拨郎担 pə⁴²³⁻⁴² ləŋ¹³ tæ³³ 摇货郎鼓叫卖的流动小商贩 40;

阴平 423 6

p(u)ə laŋ (tan) → pə laŋ → pə ləŋ

山西太原北郊区: 拨浪鼓儿 pəŋ² lə³⁵ ku³¹² ai³³ 货郎 研究 211

cf. 忽郎子 xuəŋ² lə³⁵ tsə⁰ 货郎 研究 211

山西永济: 摇布郎鼓儿的 iau²⁴ pu³³ laŋ⁰ kur⁴² ti⁰ 游商 39; 去 33 4

(iau) puə laŋ (kur ti) → pu laŋ

如果所据文献没有错误,太原北郊区的“拨浪鼓儿”不是那种响器的名称,而是以其名称代指职业。此词里的“拨浪”读 pəŋ² lə³⁵,“货郎子”的“货郎”读 xuəŋ² lə³⁵,已有类音关系。如果发生混淆,“货郎”可变为 xəŋ² lə³⁵。

有入声的方言当中“货”字促变较为多见。除了上面山西太原北郊区以外还有:

- 河南鹤壁：忽郎 $xuəʔ\ lan^{41}$ 货郎 1596
- 山西长治：忽乱子 $xuəʔ_4\ luəŋ_{44}\ təʔ_{535}$ 货郎。“忽乱”，货郎摇的小鼓儿（小锣）发出的声音 82；
“货” $xuə^{44}$ （阴去） 38；“郎” lan^{24} （阳平） 48
 $xuə\ lan \rightarrow xuəʔ\ lan \rightarrow xuəʔ\ luəŋ$
- 山西临县：货郎子 $xuəʔ^{44}\ lɿ^{44}\ tsə^0$ 货郎儿 42
- 山西朔县：货郎担子 $xuəʔ^{34-21}\ lɒ^{35}\ tæ^{53}\ tsə^0$ 货郎儿 39
- 山西长子：货郎担子 $xuəʔ^{212}\ lan^{24-212}\ tæ^{45}\ təʔ^4$ 45
- 山西文水：货郎子 $xuəʔ^{312}\ lu^{22-23}\ tsəʔ$ 专卖布匹的货郎 39
- 山西山阴：货郎担儿 $xuəʔ^4\ lɒ^{313-31}\ tɿr^{335}$ 货郎儿 35
- 山西定襄：货郎子 $xuəʔ^2\ lɔ^{214}\ təʔ^2$ 42
- 山西忻州：货郎子 $xuəʔ^2\ lɛ^{313}\ tə^0$ ①货郎②货郎招揽顾客用的手摇小鼓 ||
货，此处读入声 词典 353
- 山西平遥：货郎郎 $xuəl^{13}\ luə^{13-31}\ luə^{13-35}$ 货郎 131
- 山西和顺：货郎担 $xuəʔ^{21}\ lɒ^{22}\ tæ^{44}$ 63
- 山西平鲁：货郎担 $xuəʔ^{34}\ lɒ^{44}\ tæ^0$ 研究 159
- 山西大同：货郎子 $xuəʔ^{32}\ lɒ^{24}\ tsəʔ^{32}$ 71
- 山西中阳：摇货郎的 $iao^{44}\ xuəʔ^2\ lɔ^{44}\ te^0$ 货郎儿 78
- 山西盂县：货郎子 $xuɤʔ^{53}\ lo^{412}\ tsɤʔ^2$ 36
- 山西清徐：货郎儿 $xuəʔ^{53}\ lɒ^{35}\ ai^{11-43}$ 38
- 山西平鲁：货郎子 $xuəʔ^{12-2}\ lafi^{324}\ əʔ^{12-21}$ 志 84
- 山西太原北郊区：忽郎子 $xuəʔ^2\ lɔ^{35}\ tsə^0$ 货郎 研究 211
- 陕西神木：货郎子 $xuəʔ^4\ lɑ^{44}\ tsəʔ^{21}$ (“货”促化) 研究 373

为了加强这个“拨浪”-“货郎”二词混淆的解释的说服力，下面再介绍宁夏方言的例子。不少西北方言的“货郎”对应词里的“货”读 xu ，这该是“拨浪鼓”的开头音节在西北多读 pu 的缘故，如下：

- 陕西临潼：呼（货字转音）郎 货郎 1006
- 陕西同官：货郎（音讹为 ㄅㄨ 上声， $xǔ$ ）挑担卖京货者 黎锦熙 30-31 ($xǔ$ 是旧式拼音。拼音作 $hǔ$)
- 甘肃临夏：货郎 $xu^{13}\ lɔn^{53}$ 穿在游乡的小商贩 回族自治区 1333
- 甘肃临夏市：胡郎哥 货郎 市志 818
- 甘肃兰州：货郎子 $xu^{13-11}\ lɔŋ^0\ tsɿ^0$ 手摇小鼓，肩挑两个货箱，走乡串户出售

- 针头线脑之类小商品的小贩 64;
- 山西河津: 货郎子 xu³³ laŋ²¹³ nei⁰ 货郎 语言学论文集 138
- 宁夏固原: 货郎子 xu²⁴ laŋ²⁴ tsɿ⁰ 货郎 216
- 宁夏中宁: 货郎子 xu⁴⁴ laŋ⁰ tsɿ⁰ 旧时指挑担叫卖的小贩 103
- 宁夏银川: 呼郎子 xu⁴⁴ laŋ⁰ tsɿ⁰ 货郎, 即挑着担摇着拨郎鼓走乡串村贩卖小商品的人 || “呼[xu]” 当为 “货[xuə¹³]” 的变音 53
- 陕西洛川: 货郎子 挑卖京货者 黎锦熙 30
- 青海西宁: 货郎子 xɿ⁴⁴⁻⁵³ lɿ²⁴⁻⁴⁴ tsɿ⁰ 货郎 139
- 甘肃榆中: 胡(货)郎子 xu²⁴ lã⁰ tsɿ⁰ 货郎儿(持货郎鼓叫卖的小贩) 744
- 新疆焉耆: 货郎子 xu²¹ laŋ²⁴ tsɿ⁵² 流动小贩, 有担担子的, 有用驴驮货叫卖的 226
- 新疆哈密: 货郎子 xu⁵⁵ laŋ⁵⁵ tsɿ²¹ 持货郎鼓叫卖的小贩 143
-
- 河南卫辉: 不郎鼓 拨浪鼓 646
- 陕西西安: 不郎鼓儿 pu²¹ laŋ⁰ kur⁴⁴⁻⁵³ 拨郎鼓, 玩具, 带把儿的小鼓, 来回转动时, 两旁系在短绳上的鼓槌击鼓做声 34
- 陕西安康: 拨郎鼓儿 pu³¹ laŋ⁰ kur⁵³ 货郎鼓儿 陕西词汇 370
- 山东菏泽: 拨楞鼓子 pu¹³⁻²¹ ləŋ⁰ ku⁵⁵ tsɿ⁰ 货郎鼓 山东方言词典 315
- 山东桓台: 卜楞鼓子 pu³³ ləŋ⁰ ku⁵⁵⁻²¹³ tsɿ⁰ 拨浪鼓, 一种儿童玩具 山东方言词典 333
- 山东新泰: 卜楞鼓子 pu²¹³⁻²¹² ləŋ⁰ ku⁵⁵⁻²¹³ tθɿ⁰ 拨浪鼓 志 93
- 河南濮阳: 布郎鼓子 pu²¹³⁻³⁴ laŋ⁰ ku⁵⁵ tsɿ⁰ 货郎使用的摇动小鼓 报告 89
- 河北河间: 拨浪楞儿 pu⁴⁴ ləŋ⁰ kur²¹³ 货郎鼓儿 768

非常遗憾, 西北方言文献材料很少收录“拨浪鼓”对应词, 上面例子的分布地区一看似乎与“货”读 xu 的地区不很一致, 但“拨浪鼓”的第一音节读 pu 的例子十分广泛分布, 很可能亦在西北地区广泛看到。

如果在胶东发生同样变化的话, 会有“货”字读为上声的例子。笔者所知方言材料里面没有读为上声的, 也没有读为阴平的。大概“货郎”一词的“货”字变读没有在胶东地区方言里发生过。

4.2. “𪛗”蟹开四平齐帮

李荣先生早已提到“𪛗”字本是平声, 今读去声是避讳改音的结果。如本文上节说, 避讳改音并不是乱改的, 一般只改声韵调的一部分仍保持原音之间

的类音关系。不然,就很难正确认定本字了。李荣 1994 介绍的是北京话的读去声的例子,即属于改声调;另一个是山西、云南的产生鼻音韵尾的例子,如 **pin** **ma tsɿ**, **pin** **ma tsɿ**。严密地说,这些词组里的具体音值大概都为 **pim ma**。我们调查词汇时候,往往忽略词组里的特殊音变,把它归纳成单字音系里的最接近的语音形式,用这样单字音形式记录下来的。**pim ma** 的 **pim** 归于单字音形式的 **pin**, 还是 **pinɿ**, 这要看该方言的单字音系统有无 **-n** 与 **-ŋ** 之分别。笔者认为此类型亦可看做邻近同化,即“蓖”字大多出现于“蓖麻(子)”这个复合词里,受后面音节声母的影响产生鼻音韵尾,此变读驱逐原来读音代替单字音的地位了。这属于改韵母的例子。注意,此类型仍然保持原调阴平[补注 4]。

山东也有利用阴入变调来断绝同音关系的例子、如：

博山: 蓖麻子 pi²¹⁴⁻²¹ mb⁵⁵⁻²² ɔ⁰ 神 130 (据笔者笔记)
章丘: 蓖麻子 pi⁴⁴⁻²³ ma⁰ tɿ⁰ 219

因为“蓖麻(子)”这个词里虽有产生鼻音韵尾的语音环境，根本没有“蓖”字产生塞音韵尾的条件。

此外山东方言也有叠韵化的另一个类型，即：

山东平度：八麻子 pa⁵⁵⁻⁴⁵ ma⁰ tθ₁⁰ 蓖麻子 162；
阴平 214、阳平 53、上声 55 21
山东掖县：八麻子 pa⁵⁵⁻⁴² ma⁰ ts₁⁰ 蓖麻子 63；
阴平 213、阳平 42、上声 55 6
山东莱州：八麻子 pa⁵⁵⁻⁴² ma⁰ ts₁⁰ 蓖麻子 114；
阴平 213、阳平 42、上声 55 8-9
山东文登：蓖麻 pa²¹⁴ mǎ⁰ 文登话 111；
阴平 53、阳平 35、上声 214、去声 33 文登话 5(9)
山东荣成：把麻 pa²¹⁴ ma⁰ 蓖麻 志 155；
平 42(原文讹作 53)、上声 214、去声 44 志 13
山东荣成：蓖麻子 pa²¹³ mǎ⁰ tsǎ⁰ 蓖麻子 张 100; cf. “蓖” pi²¹³(上声) 41
山东烟台：巴口子 pa³¹⁻⁵⁵ mei₃₁ ts₁²¹⁴ 蓖麻子 85；
cf. 平声 31；上声 214；去声 55(10)
Cf. 山东诸城：蓖麻子 pi⁵⁵⁻⁴³⁵ ma⁵³⁻²⁴ tθ₁⁰ 志 128；
上声 55+阳平 53→435+53；
阳平 53+轻声 0→24+3、→53+2 志 59

除了末尾烟台的例子读阴平之外,其他例子中的“菟”字都读为上声。烟台方言的后字轻声的双音节读音模式“55 31”,“去声+轻声 55 31”以外,另有“上声+轻声 214-55 31”的可能(钱老师 1982, p.79)。本文暂且看做上声,那么上面例子里来自“菟”的变读都是上声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上面举的例子都是胶东方言,即清入归于上声的方言。就是说,这些例子也有可能曾经过“舒声入变”而成的,后来也发生了叠韵化。如果是避讳改音,和原音之间调不同,韵母亦不同。改了一个成份就达到目的了,不必再改其他成分。上面的例子改声调的同时改韵母(韵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概 ɸi ma tsɿ 先和博山、章丘话一样,由于“避讳改音”读为 $\text{pi}_2 \text{ ma tsɿ}$ 或 $\text{pi}(\text{ə})_2 \text{ ma tsɿ}$,即用入声变调模式来回避与避讳词同音。大概那时候的入声仍读短促调,调值很不稳定,韵母亦极为容易受周围音素的影响。然后再过很长时间,发生叠韵化的同时成为入声的字音走了清入声归于上声的演变道路,最后成为 ɸpa ma tsɿ 了。演变过程大致如下:

入化 韵腹同化 韵尾脱落

“菟麻(子)” pi ma (tsɿ) → $\text{pi}(\text{ə})_2 \text{ ma}$ → $\text{pa}_2 \text{ ma}$ → pa ma

发生第一个阶段的“避讳改音”后,过了很多时间,人家都没有意识到为什么这么说。到了如此地步,就可以进一步发生语流音变。

参看下面 ɸpa ma tsɿ 进一步变,受后面重唇鼻音声母 m -的影响,发生邻近同化,产生圆唇元音韵尾 $-\text{u}$ 的例子。重唇音声母总带有圆唇的性质。其演变过程大概是

入化 韵腹同化 韵尾脱落 不完整邻近同化

“菟麻(子)” pi ma (tsɿ) → $\text{pi}(\text{ə})_2 \text{ ma}$ → $\text{pa}_2 \text{ ma}$ → pa ma → pau ma ; 或

韵腹同化 不完整邻近同化

“菟麻(子)” pi ma → pa ma → pau ma , 如:

山东沾化: 苞麻子 $\text{pɔ}^{31} \text{m}^0 \text{tsɿ}^0$ 菟麻子 519; (pɔ^{31} 当作 pɔ^{13-31})

cf. 阴平+轻声 13-31 + 2 514

山东无棣: 包麻子 $\text{pɔ}^{213-21} \text{ma}^0 \text{tsɿ}^0$ 菟麻 590; cf. 阴平+轻声 213-21 + 0 583

河北南皮: 包麻子 $\text{pau}^{41} \text{ma}^{20} \text{tsɿ}$ 菟麻 916 (tsɿ 原文缺调值, 应是 tsɿ^{20})

cf. 阴平 324 阳平 54 上声 35 去声 41 906

天津东丽区: 包麻子 (缺音标) 菟麻 914

河北河间：包麻 pau⁴⁴ ma⁰ 蓖麻 768；
cf. 阴平 44 阳平 53 上声 213 去声 31 763

上面例子的本字该为“蓖”，除了南皮读去声以外都读阴平。山东沾化的声调有四个，即阴平 13、阳平 53、上声 44、去声 31(p.511)。上面例子初看似乎是“去声+轻声”，但“去声+轻声”应该变调，并不读本调，发生连读变调成为“31-34 1”(p.514) 所以还是该看做“阴平+轻声”。南皮例子“包”读为去声。《县志·方言志》说“阴(平)+轻 皆变 21，如：桌子 tsuo³²⁴⁻²¹ tsɿ²⁰。(p.906)”，“去声字原调为 41，在任何声调前均不变调。(p.907)”上面南皮的例子读“41 20 (20)”看来正是“去声+轻声”的变调模式。现在未能理解为什么用平声同音字“包”作为代替字。许是要改为“抱”。还不能完全排除印错“(324-)21 20”(即“阴平+轻声”的模式)的可能。如果先排除南皮例子，上面例子的方言都是清入归阴平或者半归阴平，半归上声(沾化、无棣)的。因此难以确认是否曾经有过舒声入化的环节。

上面提到过的类型 pa ma，另外也有与同义词“大麻 ta ma”混同而形成的可能，就是“混淆”的结果。南皮的本字为“蓖”的音节读去声也许是因为这个“混淆”而产生的。

还有变如 pian 的类型。参看下面：

山东莒县：蓖麻子 pian²¹³⁻³¹ mau⁰ tsɿ⁰ 蓖麻 AA127 (11)

山东沂南：鞭麻子 piã²¹³⁻³¹ mɔ⁰ tθɿ⁰ 蓖麻 113；

阴平 213 阳平 53 上声 55 去声 31 14

山东沂水：编麻子 piã²¹³⁻²¹ mə⁰ ɔɿ⁰ 蓖麻 135；

阴平 213 阳平 53 上声 44 去声 21 9

山东平邑：扁麻籽 pian³⁴ mə⁰ tsɿ³⁴ ①蓖麻。②蓖麻的种子。 山东方言词典

68

阴平 213 阳平 53 上声 34 去声 312 志 13

这大概经过如下过程形成的：

韵腹同化 不完整邻近同化 韵尾同化 邻近同化 韵母弱化

“蓖麻” pi ma → *pia ma → piau ma → piau mau → piam mau → piam mə；或

不完整邻近同化 韵腹同化 韵尾同化 邻近同化 韵腹弱化

“蓖麻” pi ma → *piu ma → *pia ma → piau mau → piam mau → piam mə；或

不完整邻近同化 邻近同化 韵腹同化 韵腹弱化
 “蓖麻” pi ma → *piu ma → *piəm ma → piam ma → piam mə; 或
 不完整邻近同化 邻近同化 韵腹换位
 “蓖麻” pi ma → *piu ma → *piəu ma → *piəm ma → piam mə

上面南皮例子如果不是 pau⁽³²⁴⁻⁾²¹ ma²⁰ tsɿ²⁰ 之讹，确是读为去声，那么似乎也有认为先发生叠韵化，然后改调值的余地。但一发生叠韵化，就与避讳词不同音了。不必再改声调，难以设想把 ɸpa ma tsɿ 改为 ɸpa ma tsɿ 的必要，也难以看作由于语流音变而改换声调，因为 ɸpa ma tsɿ 里并没有发生如此声调变化的语音环境。

无论怎样，“蓖麻(子)”也没有语音环境能使之发生邻近同化产生塞音韵尾，所以上面博山，章丘以及平度，莱州(=掖县)等胶东方言的例子也可看作曾经利用阴入的变调模式来避开与避讳词之间的同音关系的例子。

5. 余论

胶东地域以外的山东方言阴入大都归于阴平，可能是随着地域性规范的替换而产生的新层次特征。大概更早时期时候的阴入调值跟上声十分相似，连读变调合并在一起，呈现出一样的调值。但单字音都有固有的调值，相互之间有所不同，单字调并未合并。后来受阴入归于阴平的优势方言的影响，单字音系里的阴入和阴平没有区别了。然而常用词里所反映的连读变调仍然保持未被替换，因此山东的阴入在连读变调时不与阴平一致，却与上声音一致。现在不能确认代表更早时期和新层次的优势方言到底是哪一个。因为济南方言“阴入+轻声”的连读变调不与“上声+轻声”一致，后一优势方言许是济南方言。

历史语言学绝不承认某个不同音类合并后，能按照已失去的古类别复活原来的音类之别。但汉语方言里面由于优势方言的替代，会有如此循环式的变化。

注：

(1) 原表如下：

后 前	阴平 213	阳平 42	上声 55	去声 21
轻声	21 0①	55(-42) 0②	213(-23) 0③	42 0④

①少数不变。铁匠 t^hiə²¹³ tɕiaŋ⁰ ②少数不变。明年 miŋ⁴² niä⁰ 次浊③少数不变④少数不变。

(p.54)太田云，仗凭 tɕaŋ²¹ p^hiŋ⁰，“仗”，全浊。“21+0”许是“阳去+轻”的变调类型。

(2)桓台话到底有无阴去、阳去之别，因例词太少现难以判断。阴去例词包括“问问”，“问”字中古次浊去声字，本不是阴去字。《章丘方言志》说，虽有阴去、阳去之别，“古浊去字、

全浊上声字中,有不少字也采用清去字的变调模式。…所以章丘方言中清去和浊去的区别在轻声变调中已经不那么严格了,浊去字开始向清去字合并。”(pp.42-43)笔者认为桓台方言也有同样情况,暂且认为桓台话也有阴去、阳去之别。

(3)本文引用方言例子时,送气符号一律记作[^h]。但引用《报告》时不改为[^h],而按照原文记作[‘]。因为《报告》里浊声母带的浊气流也记作[‘]。下同。

(4)另有“蛛蛛”,都不见于有入声变调的方言里,无法了解是否曾经有过“舒声促化”。看来有入声的山西地区也存在“蛛蛛”词形,但根本没有发生“舒声促化”的“蛛蛛”。“蛛蛛”也许不是从“蜘蛛”双声化变过来,而是由于“蛛”字重叠而成的。

(5)邵燕梅等 2010<两字组连读变调和两字组后字读轻声表>里,“阴平 213+轻声”→“213-21+1”;“上声 55+轻”→“55-21+5”(p.51)。但第三章词汇里两者变调调值都记作“21+0”。此方言的“指头”变调调值也许是与“阴平+轻声”一致,即“55-21+1”。现在虽不能完全排斥如此可能,暂看做“上声+轻声”这一模式一致。

(6)承蒙钱老师赐教,博山话“货郎鼓”读为 xuǒ³¹ lan⁰ ku⁵⁵(不变调)。此词里的“货郎”读音不与“货郎”同。笔者认为关键在要回避“祸郎(来)”,“货郎鼓”如字读,毕竟是一种玩具,并不是人,一般不会联想到“祸郎”。

(7)现在不考虑“货物”由于叠韵化产生 -t 尾的可能,因为此词不像是山东方言的常用词。

(8)“货”亦见于(寿)货:棺材”里。很多方言里把“货”读为阳平,这大概反映“死”改为“活”的意图。据笔者了解,“货郎”的“货”未见读为阳平的例子。二词避讳改读的方法似乎大不相同,本文暂且不加详细讨论“棺材”对应词。

(9)《文登市志》的记载与此不同,如下:

山东文登:把麻子 pa³³ ma⁰ tsɿ⁰ 蓖麻子 910 ;阴平 53、阳平 55、上声 213、去声 33 (p.902)

关于前字为上声的变调说,“上声字在阳平和去声字前,有的不变,有的变为中升调,情况复杂,没有什么规律可循。”(p.903)那么我们上面例子的调值亦可看做“pa²¹³⁻³³ ma⁰ tsɿ⁰”了。

(10)山东西区方言里有些中古纯四等唇音字读 ei,如:新泰方言“谜”mei⁴¹(去),“米”mei⁵⁵(上);“壁”pei⁴¹(去) 110。胶东方言未见这样对应形式,因此先不必考虑“换位”而成的可能,如:pei ma tsɿ→pa mei tsɿ。大概如下变:pi ma tsɿ→pa ma tsɿ→pa mə tsɿ→pa mǝi tsɿ(未详 tsɿ 何时变为 rǝ, 现以 tsɿ 代替 rǝ)。

(11)石明远先生先在东京发表 AA,然后在中国出版《志》。《志》不收本文介绍的形式,而收录如下形式:

山东莒县:麻 ma⁵³ 蓖麻 志 87

【补注 1】石汝杰教授特地给我介绍大作《明清吴语词典》里的如下例子,即:

【斩】③<动>眨(眼)。也形容极短的时间。□ 只见目前的不义,便不顾平日的恩情,把一个惜玉怜香的情郎,换做了杀人不斩眼的侠士。(型世言 5 回)我抱着孩子,一会儿他接孩子吃乳,我斩得斩眼睛,孩子就不见在手里。(生绡剪 2 回)光阴迅速,斩眼间腊月廿五

又到。(生绡剪 13 回) 眨, 音斩, 俗转眼间谓之眨眼。(留青日札 38 卷)

【补注 2】 石教授对我提醒说, “这里的例子让人想起信宜的高调, 见《方言》1982: 信宜方言的变音”。笔者也在浙江云和、缙云二处进行方言调查的时候碰到了同样“变音”现象。这是一种形态变化, 其调值高于单字音系里的最高调。要阐明这些极高调“变音”的形成过程, 湖北阳新的入声读法也许可作为一种线索。但这个问题不是本文的主要对象。先不把它在此详细讨论。

【补注 3】 笔者原写作“普通话”。石教授也告知 1986 年以后的普通话词典里取消了这些读音这一点, 指摘我的错误。

【补注 4】 承蒙石教授赐教, 北部吴语很多地方“菂”字读成 pe/pe (音同班), 但是声调不改, 也是为了避讳。

参考文献

- 钱曾怡 1963: 济南话的变调和轻声, 《山东大学学报》1963 年第一期, pp.86-97
- 钱曾怡等 1982: 《烟台方言报告》, 齐鲁书社
- 钱曾怡等 1986: 临朐县志 卷 38 方言志 (长编稿), 县志编委会办公室, 54p.
- 钱曾怡、罗福腾、孔宪浩 1992: 长岛方言志, 《山东史志丛刊》1992 年增刊, 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
- 钱曾怡、罗福腾 1992: 潍坊方言志 (山东方言志丛书 6), 潍坊市史志办公室, 潍坊市新闻出版局
- 钱曾怡 1993a: 《博山方言研究》,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钱曾怡、刘祥柏、邢军 1993b: 莒南方言简志, 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七届年会论文
- 钱曾怡 1997: 济南方言词典 (现代汉语方言词典·分卷), 江苏教育出版社
- 钱曾怡、太田斋、陈洪昕、杨秋泽: 掖城音系 一掖县方言调查报告之一, 神戸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 外国学研究 39 (亚细亚言语论丛 2), 1998, pp.1-67 (略称《I》)
- 钱曾怡、太田斋、陈洪昕、杨秋泽: 掖城词汇 一掖县方言调查报告之二, 神戸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 外国学研究 45 (亚细亚言语论丛 3), 1999, pp.49-111 (略称《II》)
- 钱曾怡主编、张树铮 罗福腾副主编 2001: 《官话方言研究》, 齐鲁书社,
- 钱曾怡、曹志耘、罗福腾 2002: 诸城方言志 (山东方言志丛书 14),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 钱曾怡、太田斋、陈洪昕、杨秋泽 2005: 莱州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 17), 齐鲁书社
- 丁声树 1981(丁声树编录 李荣参订)《古今字音对照手册》,商务印书馆, 中华书局, 216p.
- 李荣 1994: 禁忌词举例,《方言》1994 年第 3 期, pp.161-169
- 俞敏 1988:《北京话本字割记》,《方言》1988-2, pp.152-154; 后收于《俞敏语言学论文二集》,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2, pp.51-56
- 平山久雄 1960: “尾巴”的“巴”、“指甲”的“指”的由来,《中国语学》96, pp.1-3(日文)
- 太田斋1986: 山東方言における‘児化’(補), 東京都立大学人文学部『人文学報』第180号, pp.35-58(日文)
- 太田斋 2009: 曹志耘主编《汉语方言地图集·词汇卷》,《中国语学》第 256 号, pp.13-31(日文)

方言材料

山东

- 综合性: 山东方言词典, 董绍克、张家芝主编, 语文出版社, 1997, 663p.
临沂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 16), 马静 吴永焕, 齐鲁书社, 2003, 261p.
(略称《临沂》)
- 博兴: 黄河三角洲方言研究, 沈兴华, 齐鲁书社, 2005
- 成武: 成武县志, 县史志编委会, 齐鲁书社, 1992, pp.669-686
- 德州: 德州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 3), 曹延杰, 语文出版社, 1991
- 苍山: →临沂
- 东营: 东营方言研究, 杨秋泽, 中国国际文化出版社, 2009.
- 费县: →临沂
- 菏泽: →山东方言词典
菏泽市志, 市志编委会, 齐鲁书社, 1993, pp.667-674 (略称《市志》)
- 桓台: →山东方言词典
桓台县志, 山东省桓台县史志编纂委员会(淄博市职工教育培训中心高级讲师于中编写方言。), 齐鲁书社, 1992, pp.691-711 (略称《县志》)
- 即墨: 即墨方言志, 赵日新、沈明、扈长举, 语文出版社, 1991, 159p.
- 济南: 济南方言志, 高文达,《山东史志丛刊》1992 年增刊 (略称《丛刊》)

- 济南市志(第七册),济南市史志编纂委员会(撰稿:高文达),中华书局,1997
→钱老师 1997
- 金乡:金乡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13),马凤如,齐鲁书社,2000
- 莒南:→钱老师 1998b
- 莒县:山东省莒县方言,石明远,《言语文化接触に関する研究》第4号(SLCC
单刊シリーズ3),东京外国语大学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语文化研究所,
1992, 435p. (略称AA)
- 莒县方言志,石明远,语文出版社,1995 (略称《志》)
- 莱西:莱西县志,山东省莱西县志编纂委员会(山师大马凤如编写了方言篇),
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 pp.851-884
- 利津:利津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1),杨秋泽,语文出版社,1990
- 聊城:聊城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10),张鹤泉,语文出版社,1995, 198p.
- 临朐:→钱老师 1986
- 临清:临清方言志,张鸿魁,中国展望出版社,1990
- 临沭:→临沂
- 临沂罗庄区:→临沂
- 临沂兰山区:→临沂
- 临沂河东区:→临沂
- 临淄:临淄区志,淄博市临淄区志编委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 pp.551-569
- 牟平:牟平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5),罗福腾,语文出版社,1992
- 宁津:宁津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15),曹延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320p.
- 平度:平度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4),于克仁,语文出版社,1992
- 平邑:平邑方言志,李洪廷(王希文审定),平邑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
→临沂
→山东方言词典
- 齐河:齐河县志,县志编委会(齐河师范讲师李文娟撰写了《方言俗语》卷中“语
音”部分),中华书局, 1990, pp.709-716
- 曲阜:曲阜方言志,张志静、丁振芳,《山东史志丛刊》1992年增刊
- 荣成:荣成方言,张卫东,1982年研究生毕业论文(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 136p.
(略称《张》)
- 荣成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8),王淑霞,语文出版社,1995 (略称《志》)
- 寿光:寿光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9),张树铮,语文出版社,1995
- 郯城:郯城方言志,王希文编著,郯城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7
- 郯城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20),邵燕梅,齐鲁书社,2005
- 文登:文登话,连疆,国际炎黄文化出版社, 2006

- 汶山: 汶山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18), 宋恩泉, 齐鲁书社, 2005
- 无棣: 无棣县志, 县志编委会(撰者未详), 齐鲁书社, 1994, pp.575-603
- 新泰: 新泰方言研究, 高慎贵, 胜利油田学院, 1984, 省语言学会·省方言研究会
年会论文
- 新泰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11), 高慎贵, 语文出版社, 1996
- 阳谷: 阳谷方言研究, 董绍克, 齐鲁书社, 2005
- 掖县: →钱老师 1998, 1999
- 沂南: 沂南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 邵燕梅 刘长锋 邵明武, 齐鲁书社, 2010
- 沂水: 沂水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12), 张廷兴, 语文出版社, 1999
- 枣庄: 枣庄方言志, 王希文, 枣庄市志编委会办公室编辑, 1986.
- 沾化: 沾化县志, 山东省沾化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撰者未详), 齐鲁书
社, 1995, pp.507-531
- 诸城: →钱老师 2002
- 章丘: 章丘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22), 高晓红, 齐鲁书社, 2011
- 淄博: 淄博市志, 市志编委会, 中华书局, 1995, pp.2243-2282
- 淄川: 淄川方言志(山东方言志丛书7), 孟庆泰、罗福腾, 语文出版社,
1994.6, 257p.
- 邹平: 邹平县志, 山东省邹平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山东大学的…钱曾怡教授
多次帮助审稿), 中华书局, 1992, pp.859-877

客赣方言的材料来源如下:

- 李如龙等 1992: 客赣榆方言调查报告, 厦门大学出版社(略称《报告》)
(安徽宿松; 湖北阳新; 湖南醴陵、平江; 江西都昌、修水、宜丰、弋阳、
余干;: 报告 302)
- 江西省方志编委会 2005: 江西省方言志, 方志出版社(略称《省志》)
(江西安义、都昌、上饶、武宁、星子、余干)

山东以外北方地区方言

北京

- 平谷: 平谷方言研究, 陈淑静, 河北大学出版社, 1998

甘肃

- 兰州: 兰州方言词典, 张文轩、莫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416p.
- 临夏: 临夏回族自治州志, 州志编委会(丁绍棠、刘宗己),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3,
pp.1321-1382(略称《回族自治州》)

临夏市: 临夏市志, 市志编委会(张文选),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95, pp.813-829 (略称《市志》)

榆中: 榆中县志, 榆中县志编纂委员会(高葆泰),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1, pp.724-781

河北

昌黎: 昌黎方言志, 县志编委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科学出版社, 1960

定兴: 定兴方言, 陈淑静、许建中, 方志出版社, 1997

抚宁: 抚宁县志, 抚宁县地方志办公室,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2, pp.566-579

固安: 固安县志, 固安县志编纂委员会, 中国人事出版社, 1998, pp.829-836

河间: 河间县志, 市志编委会(撰者未详),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2, pp.753-782

获鹿: 获鹿方言志, 陈淑静、郝庆寿、吴顺元、董美娥,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获鹿县志, 鹿泉市史志编纂委员会(郝庆寿、吴顺元、董美娥与河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陈淑静), 中国档案出版社, 1998, pp.783-814 (略称《县志》)

临西: 临西县志, 县志编委会, 中国书藉出版社, 1996, pp.745-814

栾城: 栾城县志, 县志编委会, 新华出版社, 1995, pp.880-935

滦南: 〈河北滦南话的声调〉, 王辅世, 《语言研究》1990-1(总第十八期), pp.92-105

南皮: 南皮县志, 县志编委会(柴世森、张菊坪、王建之),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2, pp.904-931

秦皇岛: 秦皇岛市志 第十卷, 市志编委会,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pp.89-144

清河: 清河县志, 县志编委会,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3, pp.678-718

青县: 青县志, 县志编委会, 方志出版社, 1999, pp.742-761

曲阳: 曲阳县志, 县志编委会, 新华出版社, 1998, pp.664-680

山海关: 山海关志, 秦皇岛市区志编委会,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pp.602-610

正定: 正定县志, 县志编委会, 中国城市出版社, 1992, pp.802-818

河南

鹤壁: 鹤壁市志, 市志编委会(马金荣),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 pp.1571-1609

濮阳: 濮阳方言调查报告, 刘行军(河南濮阳师范), 油印, 209p. (略称《报告》)
濮阳县志, 县志编委会, 华艺出版社, 1989, pp.488-510 (略称《县志》)

台前: 台前县志, 史志编委会(崔彩云),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1, pp.599-615

卫辉: 卫辉市志, 卫辉市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卢甲文), 三联书店, 1993, p.621-654

黑龙江

哈尔滨: 哈尔滨方言词典, 尹世超,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江苏

徐州: 徐州方言志, 李申, 语文出版社, 1985

宁夏

固原: 固原县方言志, 杨子仪、马学恭,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0.7, 349p.

中宁: 中宁县方言志, 李树俨,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9.2, 196p.

银川: 银川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词典·分卷), 李树俨、张安生,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390p.

青海

西宁: 西宁方言志, 张成材、朱世奎,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7.9, 313p.

山西

长治: 长治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侯精一, 语文出版社, 1985, 134p.

大同: 大同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马文忠、梁述中, 语文出版社, 1986, 133p.

定襄: 定襄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陈茂山,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67p.

广灵: 广灵县志, 县志编委会, 人民出版社, 1993, pp.616-652

河津: 河津方言述略, 潘家懿 辛菊 陈志明, 山西省语言学会 晋东南师专学报
合编《语言学论文集》, 1990.2, pp.133-142

和顺: 和顺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田希诚, 语文出版社, 1990, 118p.

吉县: 吉县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蔡权,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0, 71p.

临县: 临县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李小平,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1, 70p.

平鲁: 平鲁方言志, 郭文亮, 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0, 224p. (略称《志》)

平鲁方言研究, (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 杨增武,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2, 225p. (略称《研究》)

平遥: 平遥方言民俗词汇, 侯精一, 语文出版社, 1995, 283p.

清徐: 清徐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潘耀武,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0, 68p.

山阴: 山阴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杨增武,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0, 66p.

朔县: 朔县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江荫祺,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1, 70p.

太原北郊区: 太原北郊区方言研究(山西方言重点研究丛书(第二辑)), 崔容,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4.8, 292p.

文水: 文水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刊), 语文研究增刊(10), 胡双宝, 《语文研究》编辑部, 1984, 80p.

忻州: 忻州方言词典, 温端政、张光明,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永济: 永济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吴建生、李改样,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0, 68p.

孟县: 孟县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宋欣桥,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1, 68p.
 长子: 长子方言志(山西省方言志丛书), 高炯, 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5, 80p.
 中阳: 中阳县方言志, 胡福汝, 学林出版社, 1990.12, 153p.

陕西

安康: 陕西方言词汇集, 张崇主编, 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西安外语音像教材出版社, 2007.6, 881p.
 临潼: 临潼县志, 县志编委会(撰者未详),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pp.995-1016
 神木: 神木方言研究, 邢向东, 中华书局, 2002, 716p.
 同官: 陕北关中两县方言分类词典, 黎锦熙, 中国语法与词类(黎锦熙选集之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 1950, pp.27-50
 西安: 西安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 王军虎,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350p.

上海

嘉定: 嘉定方言研究, 汤珍珠、陈忠敏,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

天津

天津东丽区: 东丽区志, 区志编委会(撰者未详),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 pp.903-923

新疆

哈密: 哈密方言研究, 张洋,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6.12, 279p.
 焉耆: 焉耆汉语方言研究, 刘俐李, 新疆大学出版社, 1994, 497p

浙江

宁波: 宁波方言词典, 汤珍珠、陈忠敏、吴新贤,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杭州: 杭州方言词典, 鲍士杰,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这篇论文先在为了庆祝钱曾怡教授八十寿辰召开的“汉语方言学理论与方法学术研讨会”(2012/2/24-25, 济南)上以“山东方言的入声”的题名宣读。以后加以大修改而成的。宣读之后, 承蒙钱曾怡老师以及沈明、赵日新、吴永焕等师友的指教, 在此谢忱。本文写出后, 亦承蒙石汝杰教授的赐教, 在此鸣谢。本来意图把对象限为山东方言, 尤其尽量限为钱老师以及师兄弟、师姐妹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的排列法不像一般。

**本研究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平成 24(2012)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B))(研究課題名: “漢語諸方言における周辺諸言語との言語接触による類型推移現象の実証的研究(汉语方言的与周边言语之间语言接触所导致的类型迁移现象的实证研究)”, 課題番号 22320079)的资助。